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Neofunctionalism and after

人文与社会译丛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J. C. Alexander

[美国] J. C. 亚历山大 著 彭牧 史建华 杨渝东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Functionalism and After

[美国]J.C.亚历山大 著 彭牧 史建华 杨渝东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 (美) 亚历山大 (Alexander, J. C.) 著; 彭牧, 史建华, 杨渝东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0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Neofunctionalism and After

ISBN 7-80657-580-4

I. 新... II. ①亚... ②彭... ③史... ④杨... III.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研究 V. C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595 号

Copyright © 1998 by Jeffrey C. Alexand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l Blackwel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1997-57号

- 书 名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作 者 [美国] J. C. 亚历山大
译 者 彭 牧 史建华 杨渝东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80-4/I·437
定 价 15.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本书第二章至第八章完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充满了合作的理论研究设想。如果没有我第一个博士生科洛米的激励,我也许不会提出这个新的理论设想;他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并给我不断的鼓励,使这个设想最终成为现实。而苏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合作者,他和我私交甚好,并在自己的文章中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

我的德国同事和朋友蒙克在整个时期内也是一个密切的合作者。他不仅给我以思想的启发,而且还证实这个理论性的修正运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斯梅尔塞、艾森斯塔德和巴伯是我忠实的良师益友,他们也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使我有关新功能主义的设想得以成形。

在我致力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设想时,一开始,我详尽阐释了它的理论潜力,但后来,我意识到了它的局限性。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私人感情方面,我都从我的瑞典同事艾尔曼的友谊中获益良多。最后,我必须对莱默特表示深深的谢意。查尔斯不顾我们两人理论倾向上的差异——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两人理论倾向上的差异——他从一开始就肯定了我的学术探

索。作为本书最合适的编者,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他扮演了重要的批评性角色。

杰弗里·C.亚历山大
墨西哥城

xiv

目 录

丛书编者序	1
前言	1
一 理论设想的起源	1
1 从功能主义到新功能主义:在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定位	3
2 传统与竞争:后实证主义知识积累观导言(与保罗·科洛米合著)	30
二 再造帕森斯:重建他的传统	63
3 今日新功能主义:重建一种理论传统 (与保罗·科洛米合著)	65
4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在美国社会学中的地位	114
5 “形式社会学”并非多维度的:帕森斯有关齐美尔的 片断“解码”	130
6 论个人对学术先驱的选择:为什么卡米克误解了帕森 斯的早期作品?(与肖尔蒂诺合著)	145
7 结构、价值、行动:早期帕森斯说了什么和应该说什么?	182

三 新功能主义之后:它对今日理论创造之的贡献	199
8 社会学理论的新运动	201
9 新功能主义之后:行动、文化和市民社会	258

理论设想的起源

1

从功能主义到新功能主义： 在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定位

收集于本书的文章,除了前言和结论,都写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并不是我在这段时期所写的全部理论文章,但它们事实上包括了我探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全部论文。它们代表了我构筑并深入探讨的新功能主义理论设想的主要文章,该理论设想由美国和欧洲的一小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完成,在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曾引起广泛的关注。

就社会学学科和更广义的社会理论而言,新功能主义被理解为一场思想运动,如果把福柯的一个术语和来自三角学的一个概念结合来说,它标志着在预设的知识/权力斜面上的转向。面对八十年代新功能主义的出现,在六十年代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们——那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学业已彻底抛弃帕森斯思想的时代——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功回归”,新功能主义是“对当代理论的重大冲击”。六十年代之后,年轻一代的理论家则把新功能主义的出现视为对前一代人始终坚持的所谓科学发展呈线性前进的假设的有力驳斥。其中一位理论家这样评论道:“帕森斯学派的复兴是八十年代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意味着一种“循环发展的模式”,其特征是对帕森斯理论的扬弃(replacement),而不是全盘抛弃(displacement),它表明“不同思想流派随着时间的流逝,轮流支配着我们的注意

力”,并且“那些在各种理论传统中领导潮流者都遵循这同一模式”^①。最近,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尝试为新功能主义定位的努力中,莫泽利斯(1995,第81页)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描述了他称之为“对帕森斯学派宏大理论的当下情感”。莫泽利斯通过考察“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到全面否定之后,八九十年代又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复兴”,从而得出结论,“考虑到帕森斯学派理论建构的严密性与深刻性,社会学理论的当前任务是不应该对它进行全盘否定,而应该对它的缺陷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整”。

作为一种改变学科内部分野的发展以及一场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思想运动,新功能主义已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新功能主义所努力改变的,不仅是学科的结构,而且是当代社会理论的话语与自我意识。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自己最初设立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不参考帕森斯著作中的某些重要论题,事实上,我们无法就当代社会建立任何社会学理论。例如,帕森斯有关结构分化的观点以更完善的形式继承了涂尔干和斯宾塞的早期观点;^② 他对包容(inclusion)的看法,是建立在韦伯关于理性化与友爱以及涂尔干关于团结等观点的基础之上;^③ 还有他关于文化的思考,把韦伯关注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转化

① 这些有关新功能主义产生背景及其他的一些评论,参见第三章第一部分。

② 参见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90)致力于社会分化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文章。卢曼著作中对普遍化的进一步分析,与帕森斯关于分化的理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并不包括他后来著作中向沟通与自我形成的发展。还必须提及蒙克一系列有关“相互渗透”的文章与著作(1983)。“相互渗透”的概念明显地来自于帕森斯分析分化问题时的特殊方法。

③ 参见英—澳社会学家特纳的著作(1986,1992)及梅休的作品(1990,1997)。

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道德制度化的理论;^④ 他对于人格和社会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想法,则建立在弗洛伊德和米德的理论基础之上。^⑤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早期,许多有影响的社会学家认为,上述论题和其他一些论题只能按照“帕森斯的”思想来理解。但今天,几乎没有人再坚持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在新功能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很多当今世界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家都相信,目前已经完全可以撇开帕森斯的观点来考察上述论题了。而到了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这一观点。“帕森斯”已经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力量,变成了一种被许多重要的社会理论家质疑其真正意义的对象,变成了一种当代知识生活中的“经典”形象。^⑥

帕森斯贡献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得到人们的承认,尽管他的理论体系不再那么受到欢迎。这个悖论只是表面上如此。在当代社会科学家中,即使有人继承了韦伯研究社会的详细计划,这 4 样的人也寥寥无几。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存在什么“涂尔干主义

④ 参见艾森斯塔德有关文明的文章(1988)、罗伯特森关于全球化的论述(1990)以及李普塞特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1990)。

⑤ 参见霍多罗(1978)对女性主义的探讨,他深受帕森斯早期著作中关于性与性别和后期著作中关于社会化的不对称性的思想的影响。约翰逊(1988)对这场争论的贡献可被解读为针对帕森斯这些方法的激进的女性主义重构,亦可参考最近与精神分析有关的社会学文集中对帕森斯理论的不断引用(如普拉格和拉斯廷,1996)。

⑥ 在国际社会学会第八次大会上,图伦在他的大会演讲中提及“社会学的经典奠基人,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和帕森斯”。我所使用的“经典”一词是在一种构成派(constructivist)的意义上,对此我有详细的说明(1987c)。根据这种定义,这意味着一个学术形象的名称作为一个浓缩的速写式象征,可以代表一整套复杂的观点来发挥交流的功能。在使用加了引号的“帕森斯”时,我指的就是这种构建出来的形象,而不仅是指帕森斯本人的著作。

者”或“齐美尔主义者”，但这些早期的经典形象依然存在着巨大影响。他们被认为是特定思维方式的典范，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特定的范式，并为评论家们提供了辩论的焦点，从而使建立或否定更为广阔的知识联系成为可能。目前，帕森斯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正是如此。在当代生活中，作为一个理论形象，他的学术声誉不免会有升有降；但作为一个历史形象，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史上，他的地位在目前来看是确定无疑的，其著作和生平也已日益成为社会学史的重要资料。^⑦

对我来说，无论就理论的意义、职业的意义还是个人的意义而言，新功能主义都是一个重要的设想。我已成功地帮助建立了或曰重建了帕森斯一些核心观点的合法性，就此而言，我认为这个设想业已成为现实。正是这种完成促使我把我自己对社会理论的理解从帕森斯的理解中区分出来，得以超越帕森斯，去思考“帕森斯之后”是什么，从而能够不仅仅在“帕森斯”基础之上，而且也在其他传统和当代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与之不同的社会理论。同时，新功能主义之后的一切仍然要深深地受益于它。我认为，这一点之所以确定无疑，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术发展，甚至也不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当代思想家直接受到帕森斯的思想影响，而且是因为大部分，当然并非全部的社会学理论，是帕森斯思想的当代表达。^⑧

⑦ 关于正在撰写的有关帕森斯与社会学、社会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严肃历史学论著，请参看卡米克（1991 和下面第六章）、沃恩（1989）、巴克斯顿（1985）、温策尔（1990）、尼尔森（1991）、约特森诺亚（1996）、斯金蒂罗（1993）和杰哈德（1993）的著作。目前，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中，对帕森斯的生平所做的研究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⑧ 吉登斯改变他和新功能主义传统的关系可以揭示这一点。吉登斯在他系统地阐述结构化理论的论著（1984）的序言中承认，他的理论化旨在整合迄今为止理

我在撰写收于本书中的文章的那段时期里,也写了一些其他主题的东西。重读韦伯时,我特别关注他的理论中对现代社会的厌恶(亚历山大,1987a)以及他的理性化理论和涂尔干后期著作中提出的社会象征基础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1992a)。我致力于行动的微观社会学研究(亚历山大等,1987)和意义的符号学及后结构主义分析(亚历山大,1990)。我还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了我以前对帕森斯的行动和价值理论的不同看法(1987b),并开始批判性地考察当代民主制度的问题(1991a),从而发展出一种市民社会的社会学模式(1992b)。根据上述考察,我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性文章(包括著作)。应该承认,如果用严格的新功能主义标准来衡量这些论著,必须从更广泛 5 的角度把它们看做我称之为“新理论运动”的那种更为宏大的当代思想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第八章)。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即题为“新功能主义之后:行动、文化和市民社会”的第九章中,我涉及到了我思想中的这些发展历程以及它们与新功能主义的关系。

这种新理论运动可以视做战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帕森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霸权地位。所谓霸权当然是相对的,与其说是一种支配性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压倒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取代而绝不妨碍其他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霸权统治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执一词的理论层出不穷的时期,这些理论建立在批评帕森

论研究独立的派别,但他故意避免了从卢曼、蒙克和我本人的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功能主义思想的复兴里获得任何借鉴。可是在他九十年代有关“后现代性”的富有创造性的著作中,吉登斯把他大部分的经验主义思想建筑于贝克引入的有关风险社会的观点之上,而贝克的观点则明显地改造了卢曼有关系统分化和行动是对不确定性的简化的看法。吉登斯还吸收了与帕森斯的现代化研究中许多现代和传统社会二分的观点。关于对早期帕森斯简单性的过分依赖的批评,参见亚历山大(1996)。

斯理论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行动或秩序的一个特殊要素来取代帕森斯所努力建立的综合理论。^④但是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期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理论重点的端倪,它试图整合不同的思想方法,超越以前的单方面的论争。那些形成这场运动的主导思想的理论家使用的概念反映了不同的侧重点和兴趣,对他们的大部分著作,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出尖锐的批评。部分批评性评论在本书的文章中有所体现,其他的则出现在我以前的一些论文集中(1988a,1989)。正是在这些分歧的基础之上,我在结论部分对社会理论新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然而,尽管存在深刻的分歧,我仍然坚信我自己的观点和我所批评的理论一起,构成了同样广泛但又与众不同的当代社会学思想的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思潮中的每一种主要理论倾向都构成了共同主题的各种变化。

通过运用科洛米和我在对科学中知识积累与竞争的考察时发展出的一些术语(见第二章),人们也许可以理解那些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这场新的社会学理论运动的特色。这是一个可以用来勾勒本书其他论文的普遍模式。首先,那些现在被认为是这场新理论运动的代表人物者——其中包括吉登斯、哈贝马斯、卢曼、蒙克、布迪厄、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科林斯和我——旨在修正我们从帕森斯和他的批评者那里继承下来的观点。我们的目的在于超越后帕森斯学派思想中最具破坏性的部分和缺陷。在此,我想到的是这样一些著作:吉登斯的《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1971)、哈贝马斯的《走向理性社会》(1971)、科林斯的《冲突社会学》(1975)、布迪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早期著作(1970)和他有关教育的再生产的中期著作(1973),以及我自己的《社会学

^④ 有关这种历史发展的探讨,参见亚历山大(1987d)。